

张弓先生的修辞发展观

——读《现代汉语修辞学》

刁晏斌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100875)

摘 要: 在张弓先生的两部修辞学著作,即1924年的《中国修辞学》和1963年的《现代汉语修辞学》中,贯穿着很强烈的修辞发展观,特别是后者,其论述更充分、体系更完整。然而,时至今日,在修辞学史的研究中,人们却鲜少提及张弓先生的修辞发展观及其贡献。张弓先生认为,修辞的科学体系有两个重要环节,一是分类,二是发展;而就修辞的发展而言,又有两个重要的视点,一是历史,二是现实。在当今的修辞学(特别是修辞史)研究中,重新发现和认识张弓先生的修辞史观有很大的意义和价值。

关 键 词: 修辞; 修辞发展观; 修辞史

中图分类号: H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670(2016)01-0041-05

张弓先生是中国现代修辞学史上一位重要的学者,他的《现代汉语修辞学》被誉为中国现代修辞学史上继《修辞学发凡》之后的又一座里程碑式的著作^{[1]333}。

时下能够见到的各种版本的修辞学史著作几乎都有专门的章节介绍张弓先生的《现代汉语修辞学》一书,也有一些专门以本书为研究对象的论文。这些论著对该书的思想与体系、价值与贡献等进行了相当全面且深刻的挖掘和阐发,但是有一个方面却似乎被忽略了,那就是几乎贯穿于全书的修辞发展观以及相关的表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人们早一点对张弓先生的观点加以重视并投入实际的研究,那么,汉语修辞就不会长期处于“无史”的状态了。

本文拟就张弓先生《现代汉语修辞学》一书(以下简称张书)所反映的修辞发展观问题进行讨论。为了能够保持张书原貌,我们用的是原版即天津人民出版社1963年2月第1版,引语后标注的页码均为本版次的页码。

一、《现代汉语修辞学》中修辞发展观的基本内容

张书中比较常见的一个词是“发展”,可以看作该书的一大关键词。

张书认为,修辞方式是修辞学必须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而汉语修辞方式有数千年的传统,现代汉语修辞方式也有一定的体系。书中说“我们研究这个体系,必须特别抓紧‘分类’和‘发展’两个方面。‘分

类’和‘发展’是构成科学体系的重要环节。”^{[2]24}下边就“发展”有这样一段论述“辞式的发展,要根据汉语辞式的历史和现实的情况就辞式的实质、形式的演变加以具体研讨。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社会的变革、发展,说话人、作者的思想认识的提高,思维的精密化,文化科学的发展,语言本身的因素(语音、词汇、语法)的发展等。而这些方面又往往是彼此相关联的。”^{[2]25}

我们认为,以上两段话可以看作张书修辞发展观的一个总的表述。这里虽然是就修辞方式(辞式)而言的,但是结合全书各部分的内容,可以认为是一个总体性的认识和表述,即:

第一,修辞的科学体系有两个重要环节,或者两项重要的研究内容,一是分类,二是发展;

第二,就修辞的发展而言,有两个重要的视点,一是历史,二是现实;

第三,修辞的发展主要表现为辞式等实质的变化以及形式的演变;

第四,修辞的发展有巨大的且多方面的内、外动因,正因为有如此众多的原因和如此充分的理由,所以修辞的发展变化也就有其充分的必然性,而关注和研究修辞的发展也就有了充分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那么,历史与现实之间是如何联系起来并形成一个完整的发展链条的呢?张书第四章《现代汉语修辞方式总说》中第一个讨论的问题,就是“汉语修辞方式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该部分通过大量的例证,对一些主要修辞方式在古代的使用情况进行了举例分

收稿日期: 2015-11-23

作者简介: 刁晏斌(1959—),男,山东烟台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现代汉语史研究。

析,无疑都是“史”的内容。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们如果从修辞学的角度观察古代民间文学的各种作品的语言,就可以有这样的认识:现代汉语大多数的、重要的修辞方式确实是继承劳动人民群众的修辞优美传统而加以发扬的,是在现实社会新条件之下,在现代汉语本身新条件之下加以发扬的。”^{[2]79}

这实际上说明了对于现代汉语修辞发展的一个基本认识:继承古代,在现代的社会和语言条件下发展变化。也正因为如此,作者一直特别关心每种修辞方式的历史,同时更关注它们在当代条件下的发展与变化。这应该是张弓先生修辞史观的重要出发点和归宿,也是其修辞发展观的核心内容。

张书第五章《现代汉语修辞方式分说(一)》中,最先讨论的是描绘类的比喻,其中有一小节的题目是“比喻式的发展”,下边有这样一段说明“比喻式是汉语修辞传统中重点辞式之一。历代劳动人民在劳动和斗争中创造了多种多样的精确、鲜明、生动的比喻。我们研究修辞,应当注意民族语言比喻辞式的传统(历代比喻的取材、比喻的精神等),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注意现代汉语修辞比喻的新发展。研究修辞的新发展,是有实现意义的,对修辞实践有重要的关系。一般修辞论著对修辞方式的发展不大注意。”^{[2]99-100}

由这段话,我们可以获得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重申了上述第二点,即张弓先生对汉语修辞有两个重要的关注点,一是历史,二是现实,并且把二者关联起来,而这就构成了其修辞发展观的基本框架。

第二,张弓先生修辞发展观的立足点是现代汉语修辞现象的新发展,认为这是最重要的研究内容,因为这有现实意义,就是可以指导当下人们的修辞实践。

第三,提倡关注修辞新发展,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人们一向对这个问题关注不够,因此从修辞研究的角度看,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增长点。

该书体系由三大部分构成,即语言因素与修辞、修辞方式与寻常词语的艺术化、修辞与语体^{[2]291},而张弓先生的修辞发展观在这三大部分中可以说是一以贯之,都有比较充分的体现。

以上引语都是从第二方面,即修辞方式入手立论的,以下我们再简单说明由另外两方面论述所表现出来的修辞发展观。

第一方面,张书第23页说“为了更好地完成‘研究现代汉语修辞和汉语各因素的关系’这项任务,必须对词汇学、语法学、语音学的知识体系充分掌握,必

须对现代汉语各因素的发展情况随时掌握。”这里实际上提示,就语言因素与修辞而言,所谓发展,其实涉及两个方面:其一,各个因素的具体发展变化情况,因为修辞以这些因素为手段,它们的发展变化其实也就是修辞手段的发展变化;其二,修辞手段的变化必然引发修辞现象本身的变化,所以一些修辞现象的变化可以而且应该从语言因素(手段)上寻找原因。

张书第三章《现代汉语语言各因素和现代汉语修辞手段》的第一节《现代汉语词汇同义词和修辞手段》中,在讨论了各种同义形式及其在修辞文本中的使用后,专门有一小节讨论“词义的发展和词的新的同义关系”,下边指出“由于社会的变革,由于词语本身的变化发展,由于说话人对事物认识的发展,而词语的含义和色彩也有所发展;因此各词语间自然发生新的同义关系。”下边列举“骄傲”“吹嘘”和“纷繁”为例予以说明,最后强调“考虑选用同义词,必须注意现代汉语词义间的新同义关系”^{[2]35}。

类似的表述再如“我们应该根据发展观点,把‘词的代替性的转义’和‘代替辞式’辨认清清楚楚”^{[2]120}。

第二方面,如公文语体部分第二项内容是“公文语体的演变”,而其他对各种语体的介绍和讨论,虽然没有这样的名目,但是也多涉及这方面的内容,比如232页谈到,“新中国成立以来,书面语体中的文艺语体,不仅小说、戏剧方面口语成分逐渐加多,就是诗歌也往往采用口头语体的语言形式,韵调自然,情味亲切。通俗科学体也常常采用口头语体的语言成分。……政论中口语也日益加多,这颇有利于宣传鼓动。就是公文体,本来是最少应用口头语体的语句的,现在也有些地方参用了。显出新的风格”。

至于不同语体的形成,张书中有这样的认识“各民族语言由于交际的内容、目的、场合以及说话对象的不同而形成各种不同的语体(在历史过程中形成)。”^{[2]27}

按,正是这种“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观念,使得张弓先生对修辞的历史发展变化格外关心,而早在1925年出版的《中国修辞学》中,他在“总说”部分就安排了“中国修辞的进化观”一节,把以往中国修辞的演进分为两个时期,即春秋战国时期的“辩说期”和汉以后的“辞章期”,实际上已经构拟了一个简略的中国修辞史,被称之为一个重要的开创^{[3]79}。

二、《现代汉语修辞学》中有关修辞发展观的具体阐述

《现代汉语修辞学》有很多具体的部分以“发展”为讨论对象,是张弓先生修辞发展观的直接、具体阐述。总体而言,它们基本都立足于当下,具体而言大致有三种表述方式。

第一种是关于发展变化的简明扼要说明。这种情况最多。例如:

“以上各例中,这些声音的描拟都是成为一段情节里的一个‘点’或一条‘线’。现时劳动工具的声音的描拟渐渐加多。”^{[2]55}

“现代汉语,更广泛地应用。形式方面,有短语句与长语句的对偶,音节一般明朗,但不拘束于平仄相应的老规矩。内容,大多反映生产劳动、群众斗争的情况。”^{[2]144}

“现代汉语,复句分句排迭(因果、让步、条件、时间等复句的偏句的排迭)特别发达。这样的情况反映出思维的精密性,反映事物的复杂的因果关系。”^{[2]155}

在“夸张”部分“夸张式的分类”下,列出三类,其一是“数量、性态、质量的夸张”,其二是“把不可能的说成可能的”,其三则是“破除迷信,压倒神仙,藐视神仙,嘲笑神仙,表现劳动人民群众的改造世界的伟大力量”,后边用括号注明“这种夸张方式是‘大跃进’以来新发展的”^{[2]118}。

第二种是结合原因进行说明。例如:

第四章《现代汉语修辞方式总说》中讨论的第三个问题,是“修辞方式分析研究的项目”,其中第八项就是“辞式的发展”,并有一个简短的说明“由于社会的发展、人们思想认识的发展,由于语言本身因素的发展,现代汉语各种辞式也就有新的发展,在形式、实质方面都产生了新的特点。”^{[2]81}

接下来,书中从三个方面总结了现代汉语比喻辞式有了显著发展后所呈现出来的新特点:

(甲)选用科学术语词作喻体材料,使比喻内容特别精确、新鲜。

(乙)运用一系列的各种喻体来分别形容这一个本体的各方面属性,使比喻内容精密化。旧时的比喻早有这种辞式,但新的比喻,内容的逻辑性更强,各喻体间有一定联系。

(丙)比喻的动态化,反映社会的动向。有的深刻的比喻具有历史的内容,特别是政论语体运用动态的比喻,有许多是通过一定喻体,显示历史的变化发展过程^{[2]100-102}。

“代替式”下第6小节是“代替式的发展”,下边主要谈到,“由于社会的发展,由于人们思想认识的发展,由于语言本身的发展而代替式有新的发展。现今代替式表现新的特点”。具体则谈到以下几点:

(甲)对正面典型人物或先进单位的专名加以公名化(以专名代公名)的越来越多。

(乙)用第一人称单数代词“我”代替劳动群众^{[2]125-126}。

第三种是结合对照的历史,对现代汉语修辞的发

展作进一步的说明。例如:

汉语对照式,过去许多是平面的铺叙,偏于形式的装饰,现在对照式,要求鲜明、尖锐,要求高度思想性,要求具有对事物的评价意义。尖锐是基于对事物矛盾的深刻认识,鲜明是基于对事物本质和运动过程的透彻观察^{[2]136}。

本式(迴环式)从古就有,现时特别发达。但过去的迴环式,许多偏于形式的迴绕,如‘回文’;现时的则表现高度的思想性,揭示事物的辩证的真理^{[2]150}。

不过汉语过去的幽默和现在的大不相同。过去大多是在个人问题上发出滑稽趣味,现在的幽默往往表现社会矛盾的尖锐性,表现对敌人的强烈战斗性。现代幽默式还有一种新特点,就是对自然的嘲笑。这种幽默反映劳动人民群众改造自然的乐观主义精神,表现生产斗争过程中藐视困难的态度^{[2]195-196}。

过去的双关式大多表现个人的情思,如六朝民歌大量运用双关式,表现男女的爱情相思,现在有很多用于表现政治生活等方面,应用的范围扩大,作用扩大,发挥了双关辞式的战斗作用^{[2]205}。

对于现代汉语中修辞形式的发展变化,张书既着眼于“形式”,也着眼于“内容”和“实质”,甚至于“精神”。比如上引关于比喻的三个新特点,前两点大致是就形式而言的(喻体材料的增加、同一比喻中喻体数量的增加),而后一点则是就比喻的内容或实质而言的(如作者所说,“有许多是通过一定喻体,显示历史的变化发展过程”)。类似的例子再如:

汉语引语式,从古就大量运用,但过去的引语式和现时的有很大的差异。过去的引语,用典往往是偏于因袭方面,偏于消极保守方面;现在(时)引语有积极灵活性,结合实际,根据发展观点,对老话、现成话加以改造革新。

现代汉语引语有新的发展。一面继承现成话的优美的传统格式,一面改变它的内容,这样就能够正确反映新事物、新思想,并且对群众起很大的感染作用。大略说来,现时现成话的革新创造,有后面一些方式:改变色彩、扩大数量、倒反原语、镶嵌解释语等方面^{[2]190}。

不过,涉及内容或实质,有时就易于虚泛而不具体,前边的一些引述中大致就能够看出这一点。再

如:

过去的层递式,往往是无目的的描叙,作形式的推演;现今层递(或说影响或明层次)都表明一定的社会实际意义^{[2]158}。

有时,书中虽然没有“发展”这样的名目,但是仍有发展之实。比如第109页谈道“现代汉语仍然大量运用这种较物式,但精神不一样,往往是借自然景物以衬托社会情感,衬托人民斗争意志和革命精神,衬托劳动成果和英雄品质等等。这和旧社会的较物式以外物衬托个人的离怀伤感迥然不同。”

三、张弓先生修辞发展观的当代实践

汉语修辞发展观,当然与汉语修辞的发展变化最直接相关。这里我们想就三个概念,即“汉语修辞史”“现代汉语修辞史”和“当代汉语修辞”,来进行讨论和说明。

先说第一个概念“汉语修辞史”。

张弓先生在修辞研究中,具有特别强的史的意识,而这正是他的修辞发展观的具体体现。一些比较普遍而又普通的现象,在张先生眼里,都有可能成史。比如,张书提到,“‘比’和‘兴’是汉语修辞的重要的传统手法,历代有许多文人学者对比兴手法问题做了探讨、考索、分析,见解不一致,说法有出入。整理汇集起来,可以成为一部‘比兴论’的发展史”^{[2]95}。这样的内容虽然属于“修辞学史”的范畴,但是如前所说,早在1924年的《中国修辞学》中,他就曾构拟过简略的中国修辞史,开了汉语修辞史的先声。另外,《现代汉语修辞学》中涉及修辞发展部分所用的方法,也是值得总结和遵循的。郭焰坤在讨论修辞史的宏观研究及其方法时提到以下三点:一是思维方式演变与修辞现象的演变,二是审美观念演变与修辞现象的演变,三是价值观念的演变与修辞现象演变^[4]。如果比照郭氏所论以上三个方面,就会发现,张书在很多地方正是从这些角度切入的。

然而,在汉语修辞学研究中,“修辞史”却一直是一个陌生化程度很高的名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对相关的研究一直用“空白”或“缺位”来形容。比如,于广元说“汉语修辞史的研究可以说还几乎是空白,这也是很不平衡的。”^[5]吴礼权也说“汉语修辞史研究长期处于缺位的现状,不仅是汉语修辞学研究的缺憾,也是整个汉语史研究的缺憾。”^[6]

1990年,著名修辞学家郑子瑜先生发表《希望有人写中国修辞史》一文,发出了这样的呼吁:“至于修辞史呢,希望也会有人肯动笔写,以填补这一空白。”^[7]过了5年,到1995年,另一位著名修辞学家袁晖先生还在发出同样的呼吁,发表了《时代呼唤着汉

语修辞史的诞生》一文^[8]。

这种修辞学史的研究与修辞史的研究严重不对称的局面,即一边是汉语修辞学史研究的兴旺发达,而另一边则是汉语修辞史研究的几乎完全空白,直到进入21世纪后,随着于广元《汉语辞格发展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吴礼权《古典小说篇章结构修辞史》(台湾商务印书馆2005年),以及宗廷虎、陈光磊主编的三卷本《中国修辞史》(吉林教育出版社2007年)等的先后问世,才有了初步的改观。

我们感到奇怪和遗憾的是,早在1925年的《中国修辞学》中就已经初步明确,而在1963年的《现代汉语修辞学》中又进一步强调,并且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研究的修辞史思想和实践,为什么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和重视?相对于张弓先生的其他修辞思想和论述,比如语体研究,用濮侃先生的话来说“在张弓先生的《现代汉语修辞学》里,可说是‘一枝独秀’,而在今天的修辞园地里,已是百花争艳了。《语体论》(1987)、《现代汉语语体修辞学》(1989)、《法律语体探索》(1991)等著作和论文,无论从广度还是从深度上都令人瞩目。目前语体学不但研究的人多,而且研究得很具体,很实在,也很受社会欢迎。语体学的新体系正在建立,语体学的新流派已在形成之中。”^[9]如果张弓先生的修辞发展观和修辞史思想也能像他的语体观和语体思想一样,早日引起人们的关注,那么,汉语修辞史也应该早已由“一枝独秀”到“百花争艳”了。

站在今天的立场,我们无疑可以说,张弓先生的修辞发展观和修辞史思想已经超越了时代,也超越了同时以及后世的多数学者,而这是我们正确认识张书以及张先生修辞思想应该有的一个角度和高度。

再说第二个概念“现代汉语修辞史”。

这是笔者自己提出的一个概念。1992年,我们提出要对现代汉语的历史发展演变进行研究^[10],后来,我们把这一研究领域及内容概括为“现代汉语史”^[11]。在考虑现代汉语史的研究内容时,我们在诸多方面中提出了一个“条”的研究,即以语言的不同要素及某些相关的内容为对象,考察其在整个现代汉语阶段的发展变化,由此就可以形成一些单项的史的研究,其中就包括现代汉语修辞史。我们的设想是,所有这些单项的史合在一起,就是一部完整的现代汉语史。

我们初步把现代汉语修辞史定义为:以现代汉语各种修辞现象的历史发展演变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现代汉语修辞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现代汉语修辞史的核心内容就是全面考察现代汉语中各种修辞活动和现象的发展演变,分析和解释造成其发展演变的

内部及外部原因,在此基础上,再对其发展演变的规律加以总结,并上升为理论性的认识^[12]。

我们提出现代汉语修辞史的概念,虽然主要是基于现代汉语史的构拟布局,但是也正与张弓先生的修辞发展观相符合。张先生在研究现代汉语修辞时,有非常强的史的意识,经常能够从史的角度来指出变化,明确发展,从而加深和拓展人们对现代汉语修辞的认识以及指导人们的修辞实践,所以实际上已经在做现代汉语修辞史的工作了。

那么,既然已经提出汉语修辞史的概念,并且使之变成了现实的部分研究成果,那么为什么还要再提出一个现代汉语修辞史呢?上述现代汉语史的内容布局固然是一个方面的原因,但却远不是全部,我们还曾就“实践上的意义和价值”进行过讨论^[12]。总体的认识是:

汉语修辞发展到现代汉语阶段,与此前的古代汉语以至于近代汉语修辞相比,有了非常大、非常明显的变化,有许多新的修辞方式(比如受外语影响而产生的一些)在古代和近代的语境中是不可能产生的。而所有这些,都使得本时期的修辞有了一系列非常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因此有必要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进行专门的研究。

在我们的《现代汉语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中,修辞单列为一章,我们热切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关注并投身于这方面的研究,从而使真正的现代汉语修辞史得以建立,而这实际上也就是从一个方面发扬光大了张弓先生的修辞发展观以及修辞史观。

最后再说第三个概念,即“当代汉语修辞”。

时下,“当代汉语”已经成为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学术概念,我们曾经对它进行过比较系统的讨论,主要的认识是:当代汉语概念的产生基础可以概括为三个着眼点:着眼于语言事实,着眼于语言研究,着眼于语言应用;它的时间范围基本与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重合;它与现代汉语是包含关系,即属于整个现代汉语的一个下位发展阶段^[13]。

当代汉语的研究中,当然包括当代修辞的研究,并且由于当代修辞与语言各要素的使用及其发展变化以及修辞自身的发展变化有远超过以往的空前密切的关系,所以有理由成为当代汉语研究的一个重心甚至是关键。前边在讨论第二个概念的时候简单提及现代汉语修辞巨大的发展变化,而真正丰富多彩的则是当代汉语的诸多修辞现象。当代是一个修辞活动最为活跃的时期,因而当代汉语修辞也有非常丰富的共时以及史的内涵。

我们曾经以引用为例,讨论过旧有辞格在当代的

发展变化^[14],并且就此延伸,进一步指出“这些旧有辞格在当代的发展变化对汉语的构词形式、语法结构及表达方式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它们本身也成了新时期汉语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我们认为,对这种现象的研究,必将为古老的修辞学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并使之更具活力,也更有时代气息。”^[15]

张弓先生的修辞发展观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关注当下,关注身边正在发生、正在进行的变化,而当代汉语修辞观正是这一修辞发展观的合理延伸,或者说是它的当代化。

参考文献:

- [1]宗廷虎.中国现代修辞学史[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 [2]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63.
- [3]袁晖.二十世纪的汉语修辞学[M].太原:书海出版社,2000.
- [4]郭焰坤.论修辞史的宏观研究[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9(1).
- [5]于广元.从不平衡中论汉语修辞史研究[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3(4).
- [6]吴礼权.修辞学与汉语史研究[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0(4).
- [7]郑子瑜.希望有人写中国修辞史[J].修辞学习,1990(4).
- [8]袁晖.时代呼唤着汉语修辞史的诞生[J].修辞学习,1995(3).
- [9]濮侃.怀念、继承、前进——为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出版30周年而作[J].修辞学习,1993(4).
- [10]刁晏斌.关于现代汉语历史发展研究的构想[J].(香港)语文建设通讯,1992(36).
- [11]刁晏斌.论现代汉语史[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0(6).
- [12]刁晏斌.现代汉语修辞史刍议[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1).
- [13]刁晏斌.试论“当代汉语”[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4(1).
- [14]刁晏斌.旧有辞格在当代的发展变化——以引用为例[J].修辞学习,1998(1).
- [15]刁晏斌.关于汉语修辞史研究的几点思考[J].修辞学习,2006(3).

(责任编辑:王秀坤)